

2019-01-09 沁宣

水墨大迴旋：宛儒的韻化書寫 / 夏可君



夏可君

水墨的潛能到底有多大？水墨在現代性的轉化中，從之前的“小型書寫”，無論是書法的個體表達還是筆會的交往場景，如何進入個體化的大型書寫？水墨並不拒絕表演化與行為化，在波洛克的滴灑行動繪畫之後，也給了水墨能量美學與身體表演的機會，儘管波洛克的滴灑行動也許還與中國傳統的潑墨隱秘相關。

進入現代語境中的水墨表現，也有大量中國與西方的藝術家開始水墨的行動書寫，這在1990年代大陸盛行的實驗水墨藝術，在台灣與法國當代水墨書寫的冒險中，並不缺乏水墨的行動化，既有材質的表現也

有書寫的行動。

但是當我們看到謝宛儒 (Julie Hsieh) 最近兩年的水墨作品，作為一個並非學習藝術但對音樂卻有著自幼修養的女藝術家，她進入水墨的方式，還是如此的直接與迷人，一種單純的音樂性注入到了水墨的呼吸之中，讓水墨這種單純樸素的材質具有了從未有過的音樂節律性，一種罕見的“韻化”式書寫藝術得以出場。

宛儒的出場異常動人，她就是以拉長如同“拖把”一樣自製的軟性工具在宣紙上直接“拖寫”或“刷寫”，其實這好似女性頭髮髮辮一樣的軟性工具，來自於她自己的發現，這既有著女性自身的敏感，也還暗中契合書法“筆軟則奇怪生焉”的原理，當代書寫藝術家都必鬚髮明自己的工具，井上有一就是如此，而且還必須是與自己的手感與呼吸相應的工具。

其次，這個在紙面上拖著滑動的“書寫行動”，最為自由，最為靠近手感的發揮，因此可以在宣紙上“刷寫”出旋風一般的筆觸，留下自由行走的痕跡，痕跡展現出來的爆發性，如同旋風與炫舞一般，似乎這是宇宙巨大旋風的瞬間投影，但被藝術家捕捉到了。這也是舞蹈式的繪畫，有時候宛儒還以手指直接去畫，產生微妙的痕跡，也是古代指畫的延續與個體行動的直接參與。

其三，畫面上形成兩種極端對比的痕跡，這是宛儒繪畫的語言特點：一方面是細若游絲的細線，這是刷與拖的迅疾動作所導致的線痕，宛儒自覺追求的是細線，就是女性髮絲一樣的呼吸，這也是古代“游絲線”的自然迴響，但這是以行動而非書寫傳達出來的，這一絲絲細線似乎還在呼吸，在奔走中叫喊，在自身的迴旋與迴響中，彼此呼應中，宛若水墨的“叫魂”；另一方面，則是濃墨的重力，集中一點的爆發力與重力，似乎要把畫面砸出聲響，宛若可以聽得到水墨的爆炸聲，那些濺射開來的墨點，宛若宇宙爆炸最初餘留的種子，是可以再次發芽的生命“粒子”。

重力的爆發點與細絲的迴旋感，就在畫面上形成了異常純粹與音樂式的張力對比，輕盈與重力，細碎與濃重，重心與散開，似乎畫面還在迴響最初的爆發，無盡的餘波與聲波還在畫面上迴響，這是韻化的迴旋，是視覺與聽覺的完美感通。

在宛儒的作品上，這種對比體現得異常和諧，這體現了她獨特的控制力與節奏感，這在她之前油畫的抽象作品上已經變得明確，那種如同音樂旋律一般起伏的形式，是只有經過幾十年音樂操練的生命，才可能擁有的瞬間爆發力，才可能畫出如此具有音樂節奏感的作品。

宛儒的水墨書寫，乃是生命舞蹈的繪畫，是生命怒放的黑白花，是黑白藝術“氣韻生動”與“解衣磅礴”的當代表達，這是身體直接在場的繪畫，是生命靈根的發動，是能量呼吸轉化的大繪畫，由此水墨獲得了她夢寐以求的優雅而磅礴的生命姿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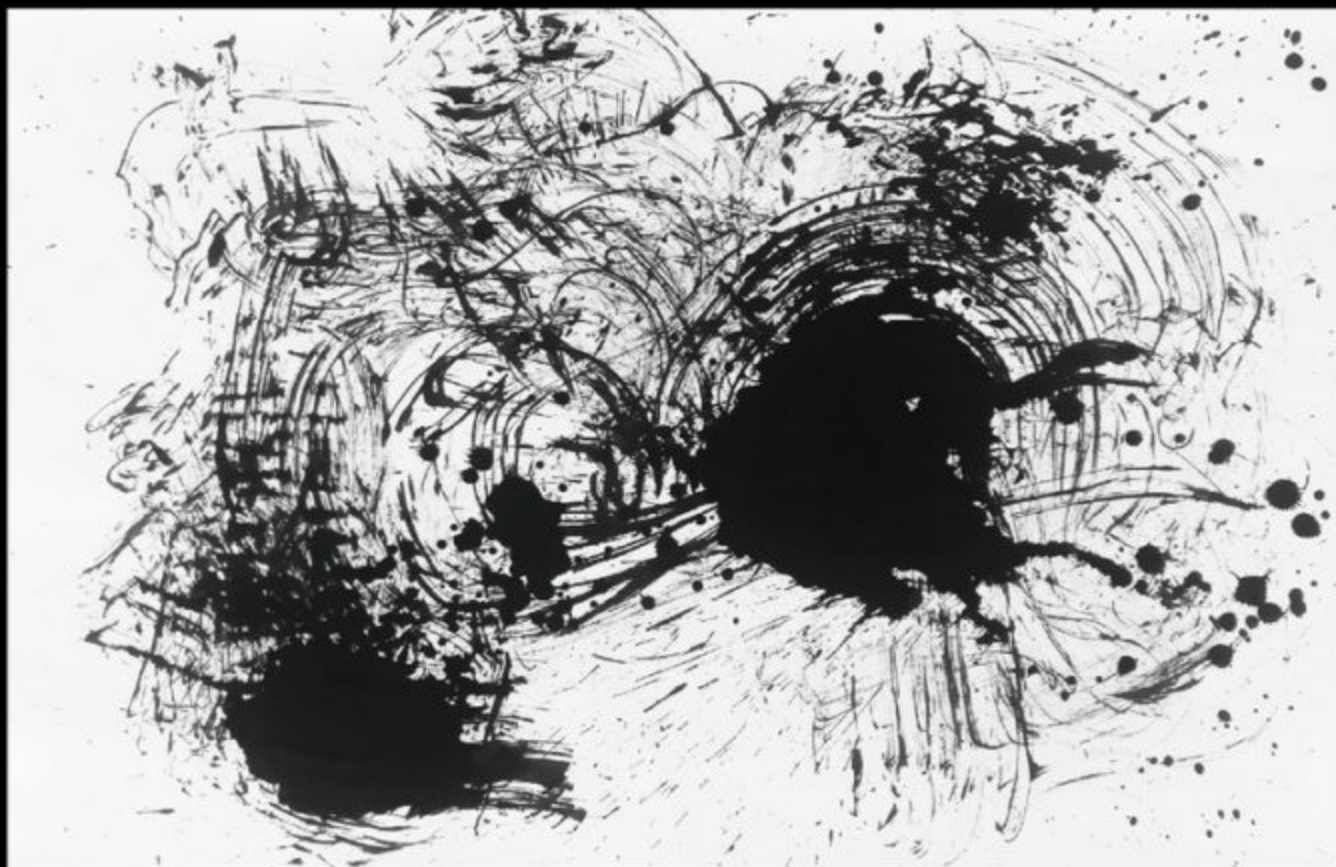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游絲 132x100cm 水墨 2018



軌跡 110x145cm 水墨 2018



圓舞曲 110x150cm 水墨 2018



水墨現場
I N K N O W



YUAN RU GALLERY
宛儒畫廊

Booth NO.

C2

JAN 19 - 21, 2019

參展藝術家 Artist

謝宛儒 Julie Hsieh

胡嘉 Chia Hu



謝宛儒 風影 水墨紙本 110 × 180 cm 2018

貴賓預展 VIP preview

01.18(Fri) 14:00-21:00

開幕酒會 Vernissage

01.18(Fri) 18:00-21:00

公眾展期 Public Opening

01.19(Sat) 11:00-19:00

01.20(Sun) 11:00-19:00

01.21(Mon) 11:00-18:00

台北花博公園爭豔館
(玉門街與民族西路交叉口處)

Expo Dome, Expo Park, Taipei

分享新聞：

分享 1

G+ 分享



Twitter

0則留言

排序依據 最新



新增回應……

[Facebook](#) 留言外掛程式